



東坡奏議卷第四

論擒獲鬼章稱如只太速劄子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聞熙河經略司奏生擒西
蕃首領鬼章宰相欲以明日稱賀臣愚以謂偏師獨
克固亦可慶然行於明日臣謂太速如聞本路出兵
非一見有一將方指青塘此乃阿里骨巢穴若更待
三五日間必續有奏報賀亦未晚今者俘獲醜虜功
誠不細賞功勸後固不應輕然朝廷方欲緝治邊防
整肅驕慢若捷奏朝至舉朝夕賀則邊臣聞之自謂

不世之奇功或恩禮太過則將驕卒惰後無以使臣
願朝廷鎮之以靜示之以不可測昔謝安破苻堅書
至安與客圍棋不輟曰小兒輩已遂破賊安亦非矯
情蓋萬日觀望事體應爾所有明日稱賀乞更詳酌
指揮臣受恩至深不敢不盡出位妄言罪當萬死取
進止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
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

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
然將驕卒惰以勝為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
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
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
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
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疋帛至五十
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飢
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
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子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
疋歸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

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檀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檀死匪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偽書鬼章溫溪

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檀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鬻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為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

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
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
咎然可以為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
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為邊患皆歷年而後之
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
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
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
遠近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郿延
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徇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
過此耳今者切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

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許夏

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急納之太速曾未一戰

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

甚惜之今欲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為

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

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

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

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

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息不背無故犯順今雖

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

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百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

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一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

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令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

城堡置州縣使四夷爭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畧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鬪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為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有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可以為戒

今又欲取講主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
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
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
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
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
殺老弱如此暮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
自難喻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
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勅戒之使歸以喻將帥
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
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

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為重質庶獲其用此
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兇豪素貴老病垂死
必不能甘於困辱為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
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讎必將不食求死以
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
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讎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
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順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温
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之間地挾力弱其勢必危若
見弁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
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

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
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
臣而喻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為求死之計
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
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
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
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一
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
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竒功李愬得
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臥起卒擒元濟非豪

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
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
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讎此
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讎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為援足
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為讎
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
罪之至取進止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阿里

骨罪狀又竊聞舜卿乞削阿里骨官爵又竊聞阿里骨上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米為得何者阿里骨兇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共為邊患今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故匿情忍詬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數年蓄力養銳假吾爵命以威脇諸羌誅不附已者羽翼既成西北相應必為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為必不能討已今若便從阿里骨之請則其所料

良不為過西蕃小醜朝為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考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即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戒懼我師深入苟無他竒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辯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溫溪心等諸族已為所質勢未能動而心倂歛羶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用臣前計使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與溫溪心歛羶等合而討阿里骨納趙純忠即許以生還此政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此者若

朝廷便許阿里骨通和即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既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為得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死取進止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二首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同蘇轍劉放狀奏准元祐二年十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寮上言近聞兵部郎中葉祖洽改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封駁以為不當

兼論祖洽廷試對策有訛及宗廟之語臣愚今詳君

錫駁極未為允臣取祖洽印本試策尋究即無譏訛

之言不知君錫何以見其譏訛也伏望陛下令君錫

條具祖洽譏訛之言下近臣參定以明枉直庶使策

試之士謀議之臣悉心不回毋悼後害三省同奉聖

旨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

者右臣等竊謂先帝親策貢士本欲人人盡言無所

回忌士之論事必欲究極始末其語或及祖宗事有

是非義難隱諱但當考其所言當否以為進退不可

一一指為謗訛取到葉祖洽所試策卷子看其略云

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法度苟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為少又云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臣等以謂祖宗撥亂反正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最為明備縱使時異事變理合小有損益亦不當謂之因循苟簡便欲朝廷與大臣合謀而鼎新之詳此顯是祖洽學術淺暗議論乖繆若謂之譏訕宗廟則亦不可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等准朝旨與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今據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牒已別狀奏陳更不連書

又貼黃葉祖洽及第日臣軾係編排官曾奏乞行黜落今已具事實別狀奏去訖

又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聖旨參定葉祖洽所試策臣已與劉放等定奪奏聞去訖臣今看詳元降臣寮上言有云凡在朝廷大臣率多當時考試之官信有此語安敢擢在第一臣等今來定奪得葉祖洽顯是學術淺暗議論乖繆緣祖洽及第時臣係編排官據初考官呂惠卿等定祖洽為第三等中合在甲科

覆考官宋敏求等定祖洽為第五等中合是黜落臣
曾具事由聞奏乞行黜落兼據祖洽元試策卷子云
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法度因循苟簡而不舉者誠
為不少今來祖洽上章自辯却減落上件言語只云
祖宗已來至於今紀綱制度比之前古亦有因循未
舉之處顯見祖洽心知苟簡之語為不可故行減落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御試不分初覆考官劄

子

元祐三年正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大雪方數千里道路艱
塞四方舉人赴省試者三分中未有一分到闕朝廷
雖議展限然迫於三月放榜所展日數不多至時若
隔下三五百人赴時不及即恐孤寒舉人轉見失所
亦非朝廷急才喜士之意欲乞自今日已往更展半
月方始差官仍令禮部疾速雕印出榜曉示旁近州
郡但未試以前到者並許投保引試若慮放榜遲延
恐越三月內不及即乞省試添差小試官十人却促
限五七日出榜臣又竊見自來御試差官分為初考
覆考編排詳定四處日限既迫考官又少以此多不

暇精詳又緣初覆考官不敢候卷子齊足方定等第只是逐旋據謄錄所闕到卷子三十五卷便定等第以此前後不相照所定高下或寄於幸與不幸深為不便不若只依南省條式聚眾考官為一處通用日限候卷子齊足眾人共定其等第不惟精詳寡失又御試放榜亦可以速了臣竊意祖宗之法所以分考官為四處者蓋是當時未有封彌謄錄故須分別以防弊倖今來既有封彌謄錄縱欲循私其勢無由若只依南省條格委無妨礙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元祐三年二月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雪過常煖氣不效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引咎在躬渙汗之澤覃及方外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備位近侍誠竊感憤廢食而歎退伏思念陛下即位以來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豐年刑措之報鳳凰景星之瑞而水旱作沴常寒為罰殆無虛日此豈理之當然者哉臣誠愚忝不識忌諱試論其近似者而陛下擇馬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為不可改磨礪四顧以待言

者故人畏之而不敢發耳近聞踈遠小臣張行者力
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行編竄此等亦
無他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沒則
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
求人希合而陛下虚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
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
壽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為已行之今不
欲輕變兼恐臺諫分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者等
令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
戶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

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算利害灼
然而况農民在官令吏狡胥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若
樂十倍又五路百然例皆朴拙差手分湏至轉雇慣
習人尤為患者其費不貲民窮無告監司守令觀望
不言若非此一事則何以感傷陰陽之和至於如此
雖責躬肆眚徹膳禱祠而此事不變終恐無益今侍
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然
臣前歲因詳定役法與臺諫異論遂為其徒所疾屢
遭口語今來所言若不合聖意即乞便行責降以戒
妄言若萬一少有可采即乞留中只作聖意行下庶

幾上蒼天戒下全小臣不勝恐栗待罪之至取進止
貢院劄子四首

奏巡鋪鄭永崇舉覺不當乞差曉事使臣交替
元祐三年二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日三日據巡鋪官鄭
永崇領戒到進士王太初王博雅稱是傅義問得舉
人各稱被巡鋪官誣執尋令巡鋪官宣德即王厚將
逐人卷子與衆官點對得逐人試卷內有一十九字
同脚不成片段本院檢准條貫惟經學不許傅義口
授者同至於進士湏是懷挾代筆方令扶出今來逐

人試卷點對得只有一十九字偶同別無違礙顯是
巡鋪官鄭永崇舉覺不當兼兩日內巡鋪內臣屢將
曖昧單詞令本院扶出舉人本院未敢施行見奏取
旨及有巡鋪所手分揚觀作過本院依法區分其巡
鋪內臣並來簾前告屬堅要放免本院亦不敢依隨
以此挾恨羅織舉人必欲求勝今來進士尚有兩甲
諸利尚有一十五場未曾引試若信令巡鋪官內臣
挾情羅織即舉人無由存濟欲望聖慈速賜指揮或
且勾回石君召鄭永崇兩人却差曉事使臣交替所
書不致非理生事取進止

奏劾巡鋪內臣陳慥

元祐三年二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日三日據巡鋪官捉到懷挾進士共三人依條扶出逐次巡鋪官並令兵士高聲唱叫至今月十一日扶出進士蔣立時約有兵士三五十人齊聲大叫在院官吏公人無不驚駭在場舉人亦皆恐悚不安尋取到虎翼節級李及等狀稱是巡鋪內臣陳慥指揮令眾人唱叫竊詳朝廷取士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內臣陳慥乃敢號令眾卒齊聲唱叫務欲摧辱舉人以立威

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詰約伏望聖慈特賜行遣取進止

申明舉人盧君脩王燦等

元祐三年二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日三日據巡鋪官押領到進士盧君脩王燦稱是傳義却問得舉人稱是盧君脩來就王燦問道不知耿鄧之洪烈為復是洪烈為復是洪勳其王燦別無應對當院看詳若將問字使作傳義未為允當已一面且令送人就試乞早降指揮合與不合一例考校取進止

論特奏名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
患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一言惟往年
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一發議之初
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為必致一議而琦
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
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
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耻道盡中材小官闕
遠食貧到官之後取漁利靡所不為而民一心矣今

目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負千鈞之重縱未能分減豈
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今來
是龍飛榜乞為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
切不行兼不住有經朝省下狀蒙送下本院只是坐
條告示近准聖旨依逐舉體例下第舉人各以舉數
特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尚書省劄子
取前來聖旨特奏名外各遞減一舉人數若依此數
則又添數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當先事建
言但恐朝命已行即論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
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務黷貨以為

歸計貪冒不取十、九朝廷所、榜幾千人矣
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
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
過謂即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悅此僥倖無厭數百
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
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
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伏乞斷自
聖意、勅大、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
詔殿試考官精加考較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
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

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然
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取進止

貼黃臣覺見備員吏部親見其害闕每一出爭
者至一二十人雖川廣福建煙瘴之地不問日
月遠近准欲爭先注授臣竊怪之陰以訪問以
為授官之後即請雇錢多者至五七十千又既
授遠闕許先借料錢遠者許借三月又得四十
餘千以貪憚無知之人又以衰老到官之後望
其持廉奉法盡公治民不可得也

省試放榜後劄子三首

乞裁減巡鋪兵士重賞

元祐三年三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謂朝廷待士之意本於禮義而輔以文法雖有懷挾傳義之禁然事皆付之主司終不以此多辱士類虧損國體近年緣練身父為試官非理凌忽舉人遂致喧競因此多差巡鋪兵士南省至一百人訶察嚴細如防盜賊而恩賞至重官員使臣減年磨勘指射差遣諸色人支錢多至六百貫若非理羅織却無指定深重刑名緣此小人貪功希賞搜探懷袖衆證以成其罪其間

不免寬濫近者內臣石君召鄭永崇陳慥非理搜捕臣等已具論奏尋蒙朝廷取問行遣訖欲乞下有司立法裁減重賞及減定巡鋪兵士人數如非理羅織舉人即重行責罰以稱朝廷待士之意取進止

乞不分經取士

元祐三年三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見自来條貫分經取士既於逐經中紐定分數取人或一經中合格者少即取詞理淺謬卷子以足其數如合格者多則雖優長亦須落下顯是弊法將來兼用詩賦不

專經義欲乞今後更不分經專以工拙為去取取進止

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奏為將來科場既復詩賦乞更不分經取人已奉聖旨依奏今來却見禮部新立條貫將來科場如差試官三員者以二員經義一員詞賦兩員者各差一員臣等竊謂既復詩賦與經義策論通考舉人尚不分經而試官乃分而為二甚無謂也凡差試官務在有詞學者而已若得其人則治

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雖用本科不免乖錯須自聲律變為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策論詩賦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議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為創立此條使一試院中有兩頭項試官自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自來試官患在爭競不一又分為兩黨試經義者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主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舉人聞之必興詞訟為害如此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既復

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詩賦之人為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間又離科場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人之有材何施不可經義詩賦等是文詞而議者便謂治經之人不可使考詩賦何其待天下士大夫之薄也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曾應經義詩賦舉者專務選擇有詞學人充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取進止

御試劄子二首

奏乞御試放榜館職皆侍殿上

元祐三年三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見自來御試放榜日館職皆在殿上祇候乃是祖宗舊法以彰王國多士之美熙寧中因閣門偶失檢與不令上殿自此遂為定制欲乞檢會治平以前故事施行取進止

放榜後論貢舉合行事件

元祐三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領貢舉侍立殿上祇候故榜伏見舉人程試有犯皇帝舊名者有旨特許依太平等賜第又有

犯真宗舊名者執政亦乞依例收錄而陛下親發德音以謂此人犯祖宗廟諱不可不降等已而又有犯僖宗廟諱者有旨押出在廷之人無不稽首欣服臣與同列退相告語非獨以見聖人卑躬尊祖之意亦足以知陛下嚴於取上之法不好小惠以求虛名臣備位禁近固當推廣聖意將順其美而補其所未備謹具貢舉合行事件畫一如左

一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一經殿試黜落不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中始盡賜出身然猶不取雜犯而近歲流

弊之極雜犯亦或收錄遂使過省舉人便同及第縱使紕繆亦玷科舉恩澤既濫名器自輕非祖宗本意也自來過省舉人限年累舉積日持久方該特奏名息今來一次過省殿試不合格當年便得進士出身此何義也伏乞下省司立法將來殿試除放合格人外其餘並皆黜落或乞以分數立額取人所貴上無姑息下絕僥倖之心如聞已有去取二分指揮然有法不行與無法同如已有法即乞申明仍告諭天下將來殿試依法去取

自來釋褐舉人惟南省榜首或本場第一人唱
名近下者或有旨升一甲然皆出自聖意初無
著令今者南省十人已上及別試第一人國學
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脩舉人與允該
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
士不復以升甲為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
主甚無謂也竊謂累奏舉名已是濫恩而經明
行脩尤是弊法其間權勢請托無所不有侵奪
解額崇獎虛名有何功能復令升甲人主所以
礪世磨鈍正在科舉等級升降榮辱之間今乃

輕以與人不復愛惜臣所未喻伏望聖慈更與
大臣詳議前件著令乞賜刊削今後殿試唱名
除南省逐場第一人臨時取旨外其餘更不升
甲所貴進退之權專在人主其經明行修一科
亦乞詳議早行廢罷

一臣近在貢院與孫覺孔文仲同入劄子論特奏
名人恩澤太濫未蒙施行伏乞檢會前奏降付
有司詳議裁減仍乞立法應特奏名人授文學
長史之類今後南郊赦書更不許召保出官
一伏見近日禮部立法今後科場差試官三人者

一人詩賦二人經義差兩人者詩賦經義各一人臣謂此法不可施行凡差試官務在選擇能文之士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正用本科不免錯繆須自聲律變為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詩賦策論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言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為生出此條自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今後每一試院分兩頭

項試官問經義者則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則貴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自此科場日有詞訟為害不小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既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作詩賦之人為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間又離場屋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經義詩賦專務選擇有詞學之人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

右取進止

乞罷學士除開慢差遣劄子

元祐三年三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因宣召面奉聖旨何故屢入文
字乞郡臣具以疾病之狀對又蒙宣諭豈以臺諫有
言故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太皇太后
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
字求去臣退伏思念頃自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
人以前初無人言只從叅議役法及蒙擢為學士後
便為朱光庭王岩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
以至羅織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誹謗未入試院先言

任意取人雖蒙聖主知臣無罪然臣竊自惟蓋緣臣
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侵迫故致紛
紜亦理之當然也臣只欲堅乞一郡則是孤負聖知
上違恩旨欲默而不乞則是與臺諫為敵不避其鋒
勢必不安伏念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得歸丘壑以
養餘年其甘如薺今既未許請郡臣亦不敢遠去左
右只乞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閑慢差遣如祕書監
國子祭酒之類或乞只經筵供職庶免衆人側目可
以少安取進止

東坡奏議卷第四

東坡奏議卷第五

轉對條上三事狀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狀奏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
次嘗轉對雖愚無知備位禁林懷有所見不敢不盡
謹條上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
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臣
以此知明庶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籍人
猶得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

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
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
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群
臣能否情偽非苟而已臣伏見陛下嗣位以來
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惟獨許臺諫官及開封
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
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
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
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許上書言
事而書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何以

盡利害之實而况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
之精微口不能盡而况書乎共惟太皇太后以
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為美雖然明
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遜
之故而遂不與群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饑饉
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察情財用匱乏
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帷箔次之廟堂大臣尤
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
故也伏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
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間奏事及

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為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讜頑狡若不愛惜慎重則須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祖宗以來用刑至慎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勘差替衝替之類皆是以懲警在位獨於名器爵祿則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一

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薦不與自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紛廉耻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侵漁求取靡所不為自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

進士升甲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
旨皆是臨時出於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上
別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
行脩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
升一甲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為榮而法在
有司思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
上十餘人文詞稍可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
迫桑榆進無所望退無所歸使之臨政其害民
必矣欲望聖慈特詔大臣詳議今後進士諸科
御試過落之法及特奏名出官格式務在精覈

以藝取人不行小惠以收虛譽其著令升甲特
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葛亮與法正論治道
其略曰刑政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
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
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
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也唐德宗蒙塵山南當
時事勢可謂危急少行姑息齊理之常而訟路
進瓜果人欲與一試官陸贄方言以為不可今
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
故臣願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言為法則天

下幸甚

一臣於前年十月內曾上言其畧曰議者欲減任子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欲乞應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即隨武舉或試法人考試並二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許出官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不

墜其家為益不小後來不蒙降出施行切慮當時聖意必謂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今者即位已四年矣官冗之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損而無增數年之後當有不勝其弊者若朝廷恬不為恠當使誰任其憂及今講求臣恐其已晚矣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鈐轄教坊所關到撰秋

燕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
盈如齊卒於戲陽殯于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
屠蒯趨入酌以飲工曰汝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
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
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
聰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
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
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
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甚喪者已葬而燕
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為非仁宗皇帝以宰相

富弼母在殯為能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為宜今魏
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謂天子絕期
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絕期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為
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
近比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既以陰陽
拘忌別擇年月則當準禮以諸侯五月為葬期自今
年十一月以前皆為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權
宜郊殯便同已葬也臣竊意皇帝陛下篤於仁孝必
罷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
語等文字準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既未敢撰亦

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為當罷只乞自皇帝陛下
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
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述災沴論賞罰及脩河事繳進歐陽脩議狀

劄子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日迓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
間事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喜不自勝
舉酒以屬群臣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
旱既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

人君修德可以轉災為福故宋景文公一言熒惑退
三舍元豐八年熒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
犯氏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二聖在位發政施
仁惟恐不及臣視熒惑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
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於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
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者豈非水旱
不作自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聰明
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沴政令之失
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為災沴理在不疑自二聖嗣
位于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

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
久陰之類殆無虛月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
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
失職無所告訴謠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
者盖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略而
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此奇功也故增
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
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
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
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體

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
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
戲然卒不問岑探聚衆構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
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罰童
政凶狡貪殘非一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
致千人無辜就死亦正降一差遣近日溫某誘殺平
民十九人冤酷之狀所不忍聞而果止於降官監當
蔡州捕盜吏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婦女無辜
屠割刑體以為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倅不披監
司不問以至臣條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可與

不可辨認白月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預為
凶人開苟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盡言特舉
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人正使
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頹弛始情成
風則千萬人受其害此得為仁乎大抵為國要在分
別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恃賴平人有所告
訴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告小人得志
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社也黃
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以就下耳
中決於曹村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

吳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強塞之縱
獲目前之安而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
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
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
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僉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
內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
丞皆以為故道仰勢若登屋功必無成而患有不可
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賢愚貴賤皆以為然獨一孝
先以為可作臣聞自孫村至海口舊管堤掃四十五
所役兵萬五千人勾當使臣五十負歲支物料五百

餘萬自小吳之決故道諸埽皆廢不治堤上榆柳并
根掘取殘零物料亦盡無餘官吏役兵僅有存者使
孫村之役不能奪過河身則官私財力舉為虛弃若
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皆已廢壞橫流之災必
倍於今孝先建議之初略不及此近因人言沸騰方
牒北外郡丞司云四十五埽並屬北外監丞司地分
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檢計春料便令計置今來
欲興脩四十五處已壞隄掃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
莫大之役不貲之費也孝先當於建議之初首論其
事待朝廷上下孰議而行今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

熟事行與此外監丞司令一而管認意均望敗事之
歸罪他人其為欺罔實駭群聽其餘患害未易悉數
但臣林察衆論以為此不可罷若今歲罷役不過枉
費九百萬物料虛役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脩則來
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三千餘萬此外民勞之極亦
故橫生嗟怨之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三千萬物料
錢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
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
論以興必不可行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
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脩為學士日有脩河議

狀二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略頗切
今日之事臣以為可用故輒繕寫進呈有祖宗以來
委任執政外仍以侍從近臣為耳目請問論事殆
無虛日今自垂簾以來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
人得對惟有邇英講讀猶獲親近清光若復瘖默不
言則是耳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觀望上下苟為
身謀謹備錄今日進讀之言上陳聖鑒臣無任恐慄
待罪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為衰病眼昏所言機密又不敢令別人
寫錄書字不謹伏望聖慈特賜寬赦

乞郡劄子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
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
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
問賜告養疾息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
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
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
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
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
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為先

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為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列為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結黨構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為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

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石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綦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際為西蜀提刑時本路

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量而槩附會隱庇臣第輒為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槩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讒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覲言胡宗愈指臣為黨孫覺言丁騫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撓桎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到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憂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

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深居法官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諛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強禦自候司馬擢為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寬饒上書有云臣聞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諛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剄此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正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

太宗征遼患難泊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
讒人乃謂泊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泊自盡二
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特明主之深知
不避諛人積數以至身首異處為天下笑今臣自度
受知於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
唐太宗也而諛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
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
後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
害忠良以為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
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

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
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勅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
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為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
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
臣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為誹謗也今
臣早厭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為誹謗先帝
則是以白為黑以西為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
之險惡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
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臣欲依
違苟且雷同眾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

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伏望聖慈念為
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
也特賜指麾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
所天請命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貼黃郭驟人材凡猥衆所共知既以附會小人
得罪近復擢為蓋司者蓋畏挺之口欲以苟悅
其意正如向時王岩叟在言路時擢用其父苟
龍知澶州妻父梁燾為諫議天下知其為岩叟
也

又貼黃臣所舉自代人黃廷堅歐陽棊十科人

土鞏制科人秦觀皆誣以過惡了無事實臣入
曾建言乞行給田募役法呂大防范純仁皆深
以為便方行下相度而臺諫爭言其不可更不
得相度至今臣每見大防純仁皆咨嗟太息惜
此法之不行但畏臺諫不敢行下耳

又貼黃中外臣寮畏避臺諫附會其言以欺朝
廷者皆有實狀但以事不關臣故不敢一一奏
陳耳

又貼黃陛下若謂臣此言狂妄即乞付外勅實
其事顯加黜責若以為然即乞留中省覽臣當

別具劄子乞郡付外施行

辨舉王鞏劄子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
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臺諫官言鞏效邪及離間宗
室因誚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
鞏好學有文強力敢言不畏彊禦此其所長也年壯
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
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
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

論議不一臣以為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為國收才
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
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
稱獎二人孔宗翰與鞏是也鞏緣此得減二年磨勘
仍擢為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與光之擢用其事正
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鞏上疏論宗
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
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為離間哉况鞏此
議執政多以為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
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

間也。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其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鞏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為學。存名誣事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鞏。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為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鞏。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取進止。

貼黃臣曾親聞司馬光稱鞏忠意。及見光親書簡帖與鞏。從後議論政事。及有手簡與李清臣。

稱鞏之賢。其迹見在。

論周種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二首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先任中書舍人。日勅舉學官。曾舉江寧府右司理參軍周種。蒙朝廷差充鄆州州學教授。近者竊聞種上疏言。朝廷當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謹按漢律。擅議宗廟者棄市。自高后至文景武宣。皆行此法。以尊宗廟。重朝廷。防微杜漸。蓋有深意。本朝自祖宗以來。推擇元勳。重望。始終全德之人。以配食列聖。蓋自天子所不敢專。必命都

省集議其人非天下公議所屬不在此選既上詔云
恭依冊告宗廟然後敢行其嚴如此豈有既行之後
復請疏遠小臣各出私意以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
宗廟不嚴而朝廷輕矣竊以安石平生所為是非邪
正中外具知難逃聖鑒先帝蓋亦知之故置之閑散
終不復用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廢退安石黨人呂惠
卿李定之徒至於學校貢舉亦已罷斥佛老禁止字
學大議已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享已定用富弼天
下翕然以為至當種復何人敢建此議意欲以此嘗
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群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僥倖
居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備侍從謬於知人至引此人
以汙學校若又隱而不言則罔上黨奸其罪愈大謹
自劾以待罪伏望聖慈特勅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
賜責降以儆在位取進止

又

元祐三年十二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上言以所舉學官周種擅議先
帝配享欲以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群小乞下有
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行責降以懲言在位至今累日未奉
旨揮切以為國之本在於明賞罰辨邪正二者不立

亂亡隨之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昔郭公善
善惡惡而不免於亡者以善善而不能惡惡而不
能去也臣觀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
定蔡確張誠一吳居厚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
盧秉蹇周輔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
之流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權財為國歛
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善良其為姦惡未易悉數而
王安石實為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閑散
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為之

經營遊說者甚衆皆矯情匿迹有同鬼蜮其黨甚繁
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實憂之夫君子之難致如
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况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
易進如蛆蠅腥膻所聚瞬息千萬况可招而來之乎
朝廷日近稍寬此等如李憲乞於近地居住王安石禮
抗拒恩詔蔡確乞放還其弟皆即聽許崔台符王孝
先之流不旋踵進用楊汲亦漸牽復呂惠卿窺見此
意故敢乞居蘇州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蠹得全
首領以為至幸豈可與尋常一管之臣計日累月洗
雪復用哉今既稍寬之後必漸用之如此不已則惠

東坡志林卷之五
十一
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時而
復何以言之將作監丞李士京者邪佞小人衆所唾
鄙而大臣不察稍稍引用以汙寺監猶能建開墾之
議為脩城之漸其策既行遂唱言於衆欲次復用臣
茶磨之法由此觀之惠卿蔡確之流何憂不用青苗
市易等法何憂不復哉昔盧杞責降既久經涉累赦
德宗欲與一小部舉朝憂恐而宰相李勉給事中袁
高諫官趙需裴^胤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常侍李泌等
皆以死爭之勉等非惜一郡也知杞得郡不已必將
復用一炬有燎原之憂而濫觴有滔天之禍故也今

周種草芥之微而敢建此議蓋有以啓之矣昔淮南
王謀反所憚獨汲黯以謂說公孫丞相若發蒙耳余
種蠶蠹小臣而敢為大姦愚弄朝廷若無人然不幸
而有淮南王當復誰憚乎臣不敢遠引古人但使執
政之中有如富弼韓琦臺諫之中有如包拯呂誨或
司馬光尚在此鼠輩敢尔哉昔王安不在仁宗英宗
朝矯詐百端妄竊大名或以為可用惟韓琦獨識其
姦終不肯進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以此知辨
人物之邪正消禍患於未萌真宰相事也臣數日以
來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寬種之罪若果

如此則是使今後近臣輕引小人而惠卿之流有以
卜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
深詔有司議臣與種之罪不可輕恕縱使朝廷察臣
本無和心止是暗緣亦乞借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
遇雖云得罪實同被賞若蒙寬貸則是私臣之身而
廢天下之法臣之愧耻若撻于市不勝憤懣憂國之
心意切言卷伏俟誅譴取進止

貼黃周種州縣小吏意在寸進而已今忽猖狂
首建大議此必有人居中陰主其事不然者種
豈敢出位犯分以搖天聽乎此臣所以不得不

再三論列也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
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
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
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
清閑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輒
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實訓有云淳化二年上
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

近令取十數槽實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
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
芻粟且不卹其飢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
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實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
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入雖能言上下隔絕
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飢瘦勞苦則有斃踏奔逸
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
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實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
耳目若忠賢踈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
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

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聩不足
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開主而張九齡死李林
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于雲南不
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
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
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
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
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
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允死
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嚙冤何以使

人此豈小事而路為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
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謂此風
漸不可長馴致其惠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
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
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眾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
憾取進止

薦何宗元十議狀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
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朝廷近制川峽四路
貢缺並歸吏部注擬臣竊原聖意蓋為蜀道險遠人

材衆多若就本路差除則士皆懷士重遷老死鄉邑
可用之人朝廷莫得而器使也士雖在遠亦識此意
聞命忻然皆有不遠千里觀光求用之心然法行數
年未見朝廷非次擢用一人此乃如臣等輩不舉所
聞之過也伏見蜀人朝奉郎新差通判延州事何宗
元吏道詳明士行修飾學古著文頗適於用近以所
著十議示臣文詞雅健議論審當臣愚不肯謂可試
之以事觀其所至謹繕寫十議上進伏望聖慈降付
三省詳看如有可採乞隨才錄用非獨以廣育材之
道亦以慰答遠方多士求用之意也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舉何去非換文資狀

元祐四年正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士六舉到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就御庭唱名先帝見其所對策詞理優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願與不願武臣官去非不敢違聖意遂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料有補於世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不樂為武吏又其他文章

無施不宜欲望聖慈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奉聖旨特授承事郎依舊武學博士

論行遣蔡確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蒙聖恩哀臣疾病特許補外臣竊自惟受恩深重不敢以出入之故便同衆人有所聞見而不盡言竊聞臣寮有繳進蔡確詩言涉謗讟者臣與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為人今來非敢為確

開說但以所係國體至重天下觀望一聖所為若行
遣失當所損不小臣為侍從合具奏論若朝廷薄確
之罪則天下必謂皇帝陛下見人毀謗聖母不加忿
疾其於孝治所害不淺若深罪之則議者亦或以謂
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寬大與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
小人謗怨之言亦於仁政不為無累臣欲望皇帝陛
下降勅令有司置獄追確根勘然後太皇太后內出
手詔云吾之不德常欲聞謗以自儆今若罪確何以
來天下異同之言矧確嘗為輔臣當知臣子大義今
所繳進未必真是確詩其一切勿問仍榜朝堂如此

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為兩得天下有識自然心
服臣不勝愛君憂國之心出位僭言謹伏誅殛取進
止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
州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已蒙聖恩差
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
便及出朝叅乃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臺官論奏
臣罪狀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外
補臣本畏滿盈力求閑退既獲所欲豈更區區自辨

但竊不平數年以來親見陛下以至公無私治天下
今乃以臣之故使人上議聖明以謂抑塞臺官私庇
近侍其於君父所損不小此臣之所以不得不辨也
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
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慝而
弟轍為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
中外共讎疾臣近日復因臣言鄆州教授周種以小
臣而為大姦故黨人共出死力構造言語無所不至
使臣誠有之則朝廷何惜竄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
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人主之

在於察毀譽辨邪正夫毀譽既難察邪正亦不易
辨惟有坦然虛心而聽其言顯然公行而考其實則
真妄自見詭構不行若陰受其言不考其實獻言者
既不蒙聽用而被謗者亦不為辨明則小人習知其
然利在陰中浸潤膚受日進日深則公卿百官誰敢
自保懼者甚衆豈惟小臣此又臣非獨為一身而言
也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
治依法施行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自有正
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則臣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
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

可辱之語而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忠之士所謂鴻毛
弊屣也人臣知此然後可與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
下不肯降出臺官章疏不過為愛惜臣子恐其萬一
實有此事不免降黜而不念臣元無一事空受誣罔
聖明在上瘖鳴無告重壞臣爵位而輕壞臣名節臣
切痛之意切言盡伏候誅殛取進上

貼黃臣所聞臺官論臣罪狀亦未知虛實但以
議及聖明故不得不辨若臺官元無此疏則臣
妄言之罪亦乞施行

又貼黃臣今方遠去闕庭欲望聖慈察臣孤立
今後有言臣罪狀者必乞付外施行

東坡奏議卷第五

東坡奏議卷第六

乞賜州學書板狀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本州學見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入學參假之流日益不已蓋見朝廷專用儒術更定貢舉條法漸復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學糧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樂育之意前知州熊本曾奏乞用廢罷市場務書板賜與州學印賃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賣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省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

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三文若依限送納即州
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
為不易學者旦夕闕食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
事而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
海之中增損涓滴了無所覺使一方士民以謂朝
廷既已捐利與民廢罷市易所放欠負動以萬計農
商小民銜荷聖澤莫知紀極而獨於此飢寒儒素之
士惜毫末之費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息流傳四方
為損不小此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寬大之政也
臣以侍從備位守臣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聖慈

特出宸斷盡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
所貴稍服士心以全國體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勘會市易務元造書板用錢一千九百
五十一貫四百六十九文自今日以前所收淨
利已計一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五十七文今
若賜與州學除已收淨利外只是實破官本六
十一貫五百一十二文伏乞詳酌施行

奏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
軾狀奏右臣自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民間

例織輕踈糊藥紬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
揀擇而姦猾人戶及攬納人遞相扇和不納好絹致
使官吏無由揀擇期限既迫不免受納歲歲如此習
以成風故京師官吏軍人但請兩浙衣賜皆不堪好
上京綱運歲有估剝日以滋多去年估剝至九十餘
貫元納專典枷鎖鞭撻典賣竭產有不能償姑息之
弊一至於此臣自到郡欲漸革此弊即指揮受納官
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於
受納場前大呼數聲官吏軍民並皆辟易遂相率入
州衙詣臣喧訴臣以理喻遣方稍引去臣知此數百

人必非齊同發意常有凶姦之人為首糾率密行葺
探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丞陳皓狀中有人戶顏異
男顏章顏益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踈糊藥丈尺短
少以此揀退其逐人却將專典拊撮及與攬納人等
數百人對監官高聲叫喊奔走前去臣即特差人捉
到顏章顏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只至明日人
戶一時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鬧續據右司理
院勘到顏章顏益招為本家有和買細絹共三十七
疋章等為見逐年例只是將輕踈糊藥紬絹納官今
年本州為綱運估剝數多以此指揮要納好絹章等

東坡詩集卷之六 三
既請和買官錢每疋一貫不合將低價收買昌化縣
輕疎糊藥短絹納官其顏章又不合與兄顏益商量
若或棟退即須掛撮專棟扇搖衆戶叫噉投州嚇恂
官吏令只依逐年受納不堪細絹尋將買到輕疎糊
藥短絹疋疋付棟子家人翁誠納官尋被翁誠覆本
官陳退章等既見衆戶亦有似此輕疎短絹多被疎
退尋掛撮翁誠叫屈顏益在後用手推翁誠令顏章
掛去投州即便走出三門前叫屈二聲跳出攔干將
兩手擡起喚衆戶扇搖叫噉稱一時投州去來衆戶
約二百餘人因此亦一時叫噉相隨投州徇喧訴臣

壽體訪得顏章顏益係第一等豪戶顏異之子異先
充書手因受職虛消稅賦刺配本州牢城尋即用棒
計構胥吏醫人託患放停又為詐將產業重疊當出
官鹽刺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姦凶
衆所畏惡下獄之日間里稱決謹按顏益顏章以匹
夫之微令行於衆舉手一呼數百人從之欲以衆多
之勢脇制官吏必欲今後常納惡絹不容臣等少革
前弊情理巨蠹實難含忍本州既已依法決訖臣獨
判云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間故能奮臂一呼
從者數百欲以搖動長吏脅制監官蠹害之深難從

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仍以散行曉示鄉村城郭人戶今後更不得織造輕疎糊藥細絹以備納官庶幾明年全革此弊伏望朝廷詳酌備錄臣此狀下本路轉運司遍行約束曉示所貴今後京師及本路官吏軍人皆得堪好衣賜及元納專剽不至礙陪填所有臣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亦乞重行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勘會本州去年發和買夏稅物帛計一十四綱今來只估剽到四綱已及九千餘貫乞下左藏庫方見估剽數目浩大

乞賜度牒修廨宇狀

元祐四年九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國日皆為連樓複閣以蔽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既無力修換又不忍拆為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頽毀中間雖有心長吏果於營造如孫沔作中和堂梅摯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類皆務創新不肯修舊其餘率皆因循支撐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諱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故官舍日壞使前人遺構鞠為

朽壤深可歎惜臣自熙寧中通判本州已見在州屋
宇例皆傾邪日有覆壓之懼今又十五六年其壞可
知到任之日見使宅樓廡歌仄罅縫但用小木橫斜
撐住每過其下慄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及問得
通判職官等皆云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上
至於軍資甲仗庫尤為損壞今年六月內使院屋倒
壓傷手分書手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
一家四口內有孕婦一人因此之後不惟官吏家屬
自負憂恐至於吏卒往來無不狼顧臣以此不敢坐
觀尋差官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

係大段隳壞須至脩完共計使錢四萬餘貫已具狀
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
五百貫以了明年一年監脩官吏供給及下諸州刻
刷兵匠應副去訖臣非不知破用錢數浩大朝廷未
必信從深欲減節以就約省而上件屋宇皆錢氏所
構規摹高大無由裁摶使為小屋若頓行毀拆改造
低小則目前蕭然便成衰陋非惟軍民不悅亦非太
平美事竊謂仁聖在上憂愛臣子存卹遠方必不忍
使官吏胥徒日以軀命僥倖苟安於腐棟頽墻之下
兼恐弊漏之極不即脩完三五年間必遂大壞至時

改作又非二百道度牒所能辨集伏望聖慈特出宸
斷盡賜允從如蒙朝廷體訪得不合如此脩完臣伏
欺罔之罪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賦

兼經狀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右臣今月五日據本州進士汪溉等一百
四十人詣臣陳狀稱准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勅詩
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一旦
添改詩賦習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賦

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者
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熟不願再有
改更兼學者亦以朝廷追復祖宗取士故事以詞學
為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為耻比來專習經義者
十無二三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數從詩賦他郡亦
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使指已習之
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
解乞據狀敷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朝廷更用
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尚浮虛文字
止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既去取高下不厭外

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橫議之人欲收姑息之譽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朝廷重失士心故為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大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為耻以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為拙非獨詩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禮部貢院分數

取人心無偏遺一吹一一人之理今臣所據前件進士在學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組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併入詩賦額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從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詩賦進士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

論高麗進奉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館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為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疆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為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為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為

厚利臣稍聞其事乃欲覺察行遣今日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賴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及賫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賫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黎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負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賫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為

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
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閣黎為名因獻金塔欲以
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不然若豈
有欲獻金塔為壽而不遣使奉表止因祭奠亡僧遂
致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為此苟簡之禮以朝
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為無
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聖明灼
見情狀廟堂之議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一
路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以備採擇謹具畫一如左

一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

甚衆訪聞徐戩先愛高麗錢物於杭州彫造夾
注華嚴經費用濫濫即板既成公然於海船載
去交納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
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酬致其弊敵國歲細何所
不至兼今來引致高麗僧人必是徐戩本謀臣
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即當具案聞奏乞法外
重行以戒一路姦民猾商次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賞金塔祝
壽臣以謂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
簡無禮莫斯為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

則夷虜得以爲詞者受而厚報之則是以重幣
答其苟簡無禮之覬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職貢
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
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今若
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
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
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
絕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爲可乞賜指揮施行

一高麗僧壽介賣到本國禮賓省牒云祭奠源閣
黎仍諸處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天手

下侍者非國王親屬其來乃致私奠本非國事
待之輕重當與義天殊絕欲乞只許致奠之外
其餘尋師學法出入遊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
日却差舡送至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歸國更
不差人舡津送如有買賣許量辦歸裝不得廣
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絕其來意上
免朝廷帑廩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靡弊之
患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龍圖閣學士朝奉郎蘇軾狀奏勸會浙西七州軍冬春積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乾旱早晚俱損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今米斛九十是錢小民方冬已有飢者兩浙水鄉種麥絕少來歲之熟指秋為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來年春夏之交必有飢饉盜賊之憂本司除已與提轉商量多方擘畫準備外有合申奏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轉運司來年合發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一百六十餘萬碩本路錢物大抵空匱剗削變轉

不行官吏急於趨辦務在免責催迫賦租督促欠負鉗束私酒漏稅之類必倍於平日飢貧之民無路逃死必將聚為盜賊又緣上供額斛數日至廣都未有備見今逐州廣行收糴指揮嚴緊官吏不免遮攔米穀添價貴糴以此斛斛湧貴小民乏食欲望聖慈愍此一方遭罹熙寧中飢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少欠官私逋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賑恤則一方餘民必在溝壑今來亦不敢望朝廷別賜錢米但祇寬得轉運司上供年額錢斛則官吏自然不行迫急之

政而民自受賜已乞出自宸斷來年本路上解
錢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日分
作二年隨年額上供錢物起發所貴公私稍獲
通濟又恐官吏為見明年既得寬減僥倖替移
更不盡心擘畫收拾以備補填年額乞特賜指
揮須管依年分收簇數足若遇移替其所簇到
數交割與後政承認不得出違年限

一見今遂州和糴常平斛斛及省倉軍糧又糴封
樁錢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務趁辦爭奪相
傾以此米價益貴伏望聖慈速賜勘會如在京

諸倉不待此米支用即令提轉疾速契勘遂州
如省倉不闕軍糧常平糴散有備外更不得收
糴所貴米價稍平小民不至失所
浙中自來
號稱錢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銀絹絲綿入市莫
有顧者質庫人戶徃徃晝閉若得官錢三二千
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欲乞指揮提轉令將合
上供錢散在諸州稅戶令買金銀紬絹充年額
起發

一自來浙中姦民結為群黨與販私鹽急則為盜
近來朝廷痛減鹽價最為仁政然結集與販猶

未甚衰深恐飢饉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群黨愈
衆或為深患欲乞朝廷指揮應盜賊情理重及
私鹽結聚群黨皆許申鈐轄司權於法外行遣
候豐熟日依舊所貴彈壓姦愚有所畏肅

右謹件如前勘會熙寧中兩浙飢饉是時米斛二百
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來米斛已及九十
日長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伏望仁聖哀憐早行
賑恤今來所奏一一並是詣實伏乞詳酌速賜指揮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後法差在利害起請書一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臣自熙寧以來從事郡縣推行役事及元
祐改法臣忝詳定今又出守躬行其法考問吏民備
見在後差役利害不敢不言在後之法自第二等以
上人戶歲出役錢至多行之數年錢愈重穀帛愈輕
田宅愈賤以至破散化為下等請以熙寧以前第一
第二等戶逐路逐州都數而較之元豐之末則多少
相絕較然可知此在後之法害上戶者一也第四等
已下舊本無役不過差充壯丁無所陪備而在後法
例出役錢雖所取不多而貧下之人無故出三五百

錢未辦之間吏卒至門非百錢不能解免官錢未納此費已重故皆化為游手聚為盜賊當時議者亦欲蠲免此等而戶數至廣積少成多役錢待此而足若皆蠲免則所喪大半在法無由施行此雇役之法害下戶者二也今改行差役則二害皆去天下幸甚獨有第三等人戶方雇役時每戶歲出錢多者不過三四千而今應一役為費少者日不下百錢二年一替當費七十餘千而休閑遠者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苦樂可知也而况農民在官貪吏狡胥恣為蠶食其費又

不可以一二數此則差役之法害於中等戶者一也今之議者或欲專行差役或欲復行雇法皆偏詞過論也臣愚以謂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役以代中等人戶願除一害以全二利此最良法可久行者但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合役空閑人戶不及三番處許以六色錢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此法未為允當何者百姓出錢本為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許盡用留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紓中等人戶之勞法不簡徑使姦吏小人得以伸縮臣到杭州點檢諸縣雇役皆不應法錢塘仁和富實

縣分則皆雇人新城昌化將為貧薄反不得雇蓋轉
運司特於法外創立式樣令諸縣不得將逐等戶
都數通比其貧下縣分第一第二等戶例皆稀少
至第三等則戶數猥多以此漲起人戶皆及三番然
第三等戶豈可承當第一等色役則知通計三等乃
俗吏之巧薄非朝廷立法之本意也臣方一面改正
施行次旋准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
名不足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
後更不支錢又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
空閑未及三年即以助役錢支募此法既下吏民相

顧皆所未曉比於前來三番之法尤為不通前史稱
蕭何為法講若畫一蓋謂簡徑易曉雖山邑小吏窮
鄉野人皆能別白遵守然後為不刊之法也臣身為
侍從又忝長民不可不言謹具前件條貫不便事狀
及臣愚見所欲起請者畫一如左

一前件勅節文云看詳衙前自降招募指揮僅及
一年諸州路軍尚有招募投名不足去處其應
後年滿衙前雖依舊支與支酬勅令在役然非
鄉戶情願充應若後更無人願募即鄉戶衙前
卒無替期乃是勅令長名祇應顯於人情未便

今欲將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
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
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雇食支酬錢
即全行支給却罷差充仍除鄉差年限未滿人
戶依條理當本戶色役外其投募長名之人並
與免本戶後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
納役錢之人即許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
免放并仰逐處監司相度見役衙前如有虛占
窠名可以省併出處裁減人額却將減下錢數
添搭入重難支酬施行

臣今看詳前件勅條深為未便凡長名衙前所以
招募不足者特以支錢虧少故也自元豐前不
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常抑勒差充直以重
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之人如李承
之沈括吳雍之類每一使至輒以減刻為功至
元豐之末衙前支酬可謂僅足而無餘矣而元
祐改法之初又行減削多是不支月給以故招
募不行今不反循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支
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免役錢二十貫
欲以誘脅盡令應募然則歲免役錢二十千

許計會六色人戶放免則是應募日增六色錢日減也若天下投名衙前並免此二十千即六色錢存者無幾若只是闕額招募到人方得免放則均是投名厚薄頓殊其理安在朝廷既許歲免二十千則是明知支酬虧少以此補足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所謂計會六色人戶者蓋令衷私商量取錢若遇頑猾人戶抵賴不還或將諸物高價準折訟之於官經涉歲月乃肯備償則衙前所獲無幾何如官支二十千朝請暮獲豈不簡徑易曉故臣愚以謂上件

勅條必難久行議者多謂官若添錢招募則庶民觀望未肯投名以待多添錢數今來計會六色人戶放免役錢正與添錢無異雖巧作名目其實一解六抵支錢既足萬無招募不行之理自熙寧以來無一人闕額豈有今日頓不應募臣今起請欲乞行下諸路監司守令應闕額長名衙前須管限日招募數足如不足即具元豐以前因何招募得行今來因何不足事由申奏如合添錢雇募即與本路監司商議一面施行訖具委無大破保明聞奏若限滿無故招募不

足即取勘于繫官吏施行如此不過半年天下
必無闕額長名衙前而所添錢數未必人人歲
添二十千無止用坊場河渡錢非如今法計會
放免侵用六色錢也

一前件勅節文云看詳鄉差人戶物力厚薄等第
高下丁口進減放不常定恐難限以番次召募
不若約空閑之年以定差法立役次輕重雇募
役人顯見均當兼可以將寬剩役錢裁減無丁
及女戶所出錢數欲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
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二年即據未及之戶以助

役錢支募候有戶罷支

已募之人各依本役年
限供滿日差罷今後遇

有支遣

及以一路助役錢除依條量留一分准

備外據餘剩錢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
內量行裁減具數奏聞所有先降雇募州役及
分番指揮更不許

臣今看詳諸役

以二年為一番向來指揮如

空閑人戶不及三番則令雇募是聖恩本欲百
姓空閑六年也今來無故忽減作三年吏民無
不愕然以謂中等人戶方苦差役正望朝廷別
加寬恤而六色錢幸有餘剩正可加添番數而

乃減作三年農民皆紛然相告云向來差役雖甚勞苦然朝廷猶許我輩閑了六年今來只許閑得三年必是朝廷別要此錢使用方二聖躬行仁厚天下歸心忽有此言布聞遠邇深為可惜雖云量留一分准備外據餘剩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量行裁減此乃空言無實止是建議之人假為此名以濟其說臣請為朝廷詰之人戶差役年月人人不同本縣有戶無戶日日不同加以稅產開丁口進退雖有聖智莫能前知當雇當差臨事乃定如何於一年

前預知來年合用錢數見得寬剩便行減放臣知此法必無由施行但空言而已若今來寬剩已行減放來年不足又須却增減紛然簿書淆亂百弊橫生有不可勝言者矣方今中等人戶正以應役為苦而六色人戶猶以出錢為樂苦者更減三年樂者又行減放其理安在大抵六色錢本緣免役理當盡用雇人除量留准備外一文不合椿留然後事簡而法意通名正而人心服惟有一事不得不加周慮蓋逐州逐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盡用雇人則苦樂不齊錢多

之處役戶太優與六色人戶相形反為不易臣

今起請欲乞今後六色錢常椿留一年准備如

祐四年只得用元祐二年錢其二年錢椿留准備用及約度諸般合用錢

謂如官吏請在入錢之類外其餘委自提刑轉運與守令商

議將逐州逐縣人戶貧富色役多少預行品配

以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

本處色役輕重為先後如此則事簡而易行錢

均而無弊雇人稍廣中戶漸蘇則差役良法可

以久行而不變矣

貽黃若行此法今後空閑三年人戶官吏隱庇

不差却行在募無由點檢縱許人告自非多事

好訟之人誰肯告訴若有本等已上閑及三年

未委專以空閑先後為斷為復參用物力高下

定差既無果決條貫今後詞訟必多

右謹件如前朝廷改法數年至今民心紛然未定臣

在外服日所親見正為此數事耳伏望聖慈與執政

大臣早定此法果斷而行之若還付有司則出納之

吝必無成議日復一日良民凋弊所憂不小臣干犯

天威謹俟斧鉞之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東坡詩卷之六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將金塔二所附壽介前來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已一面以還其狀仍令本州所差伴話僧思義只作已意體同所獻金塔次第其高麗僧壽介知臣不為聞奏方知將出僧統義天付身文字以示思義乃是欲將金塔二所捨入杭州惠因院等處祝延聖壽仍云隨身以管不可擅動元封俟續有疏文到日方可施納以此顯見高麗人將此金塔嘗探中國意度臣既退還狀將來必是自將此塔捨

在惠因院既是在私捨施僧院即朝廷難為回賜若受而不報夷虜性貪或生怨望伏望朝廷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如壽介等將上件金塔捨施亦乞只作臣意度一面答不奉朝旨不敢令僧院收番所貴稍絕後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體問得惠因院亡僧淨源本是庸人只因多與往還致商人等於高麗國中妄有談說是致義天遠來從學因此本院厚獲施利而淮浙官私遍遭擾亂今來又訪聞得還是本院行者姓顏人賈持淨源真影舍利隨船舶過海是

致義茂天復差人祭奠臣見令所司根勘候見詣
實奉聞次今來若許惠因院收番金塔乃是庸
人姦猾自圖厚利為國生事深為不可

乞令高麗僧併泉州歸國狀

元祐四年十二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臣近為泉州商客徐戩帶領高麗國僧統
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等到來杭州致祭亡僧淨源
因便帶到金塔二所遂具畫一事由聞奏已准朝
旨許令壽介等致祭亡僧淨源畢差人舡送到明州
附使海舶歸國如淨源徒弟願與四贈物色即量

慶回贈本州已依准指揮許令壽介等致祭淨源了
畢其徒弟量將土儀回贈壽介等收受所有帶到金
塔二所據壽介等令監伴職負前來告臣云恐帶回
本國得罪不輕臣已依元奏詞語判狀付逐僧執歸
本國照會及本州即時差撥人舡乘載壽介等亦將
米麵蠟燭之類隨宜餞送逐僧於十一月三十日起
發前去外訪聞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麗國
竊恐久滯逐僧在彼不便竊聞泉州多有海舶入高
麗往來買賣除已牒明州契勘如壽介等到來年卒
無因便舡舡即一面申奏乞發往泉州附舡歸國外

頃至奏聞者 右伏乞朝廷特降指揮下明州疾速契
勘依此施行所貴不至住滯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斛出糶濟飢等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四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右臣近指揮本州令在州并倚郭兩縣糶
常平米一千石及外七縣大縣日糶百石小縣五十
石約計日糶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將見管裏
外常平米均勻兌撥除本州倚郭略已足用外其餘
七縣見闕三萬餘石雖蒙朝廷賜上供米二十萬石
終本路出糶已準轉運司牒報於越睦州撥三萬石

與杭州然本州年計見闕軍糧六萬餘石越陸州未
尚不了兌充軍糧更無緣出賣以此外縣出糶實闕
三萬餘石臣已一面指揮諸縣那移般運開場出糶
以平米價度幾深山窮谷小民不至大段失所然約
度見管米數恐只至四五月間必然糶盡若秋穀未
登糶場不繼即民間頓然闕食深可憂慮臣勘會諸
州例皆闕米縱使督迫轉運提刑司必是無處擘畫
那移應副惟有一策恐可濟辦緣臣去歲曾奏乞度
牒二百道修完本州廨宇未蒙施行臣於十二月末
曾作書與太師文彥博以下執政八人乞早奏陳特

許給上件度牒二百道臣欲權將上件度牒召募蘇湖常秀人戶令於本州闕米縣分入中斛斛以優價入中減價出賣約可得二萬五千石糶得一萬五千貫訪聞蘇湖常秀雖其災傷富民却薄有蓄積若以度牒召募必肯入中却以此錢修完廨宇庶幾先濟飢殍之民後完久壞屋宇兩事皆濟則吏民荷德無窮臣發此書已四十餘日至今無報不免干冒朝廷上瀆聖聽伏乞聖慈深哀本州外邑溪谷之民將墜溝壑特發宸斷速賜允從臣無任惶恐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葉溫叟分擘度牒不公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今月十七日准轉運使葉溫叟牒杭州准尚書禮部符准元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勅勘會兩浙淮南路見係災傷民間谷價湧貴雖已降指揮減撥上供斛斛出糶及依條賑恤外切慮所用斛斛數多不能周足牒奉勅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擘與災傷州軍召人入納斛斛或見錢糶入官司封樁及諸色斛斛添助賑濟支用者省部今依准勅命指揮出給到空名度牒三

百道并封皮須至符送者符當司主者候到一依前
預勅命指揮及照會元祐勅令疾速施行仍關提刑
鈐轄司及合屬去處不管稍有違悞者當司契勘杭
越蘇湖常秀潤衢婺台等州災傷放稅除衢州放稅
只及二釐不至災傷更不撥外今將杭越等九州放
稅錢數表紐每州合得道數須至行遣數內杭州三
十道者臣看詳上件勅旨為兩浙淮南路災傷各出
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擘
與災傷州軍轉運司既受上件勅旨即合與提刑及
浙東西兩路鈐轄司商量分擘仍須參州郡大小戶

口衆寡及災傷分數品配合得道數依公分擘今未
轉運使葉溫叟因出巡蘇秀等州在路受得上件勅
旨便敢公然違戾更不計會提刑及兩路鈐轄司亦
示與轉運判官張璠商議便一面擅行分擘內杭州
只得三十道切緣杭州城內生齒不可勝數約計四
五十萬人裏外九縣主客戶口共三十餘萬今來檢
放水旱雖只計一分六釐又緣杭州自來土產米穀
不多全仰蘇湖常秀等州般運斛斛接濟若數州不
熟即杭州雖十分豐稔亦不免為飢年自去歲十月
以後米價湧長至每斛九十足錢近歲浙中難得見
錢每斛九十便此

熙寧以前石羅常平米每日不下五六萬人爭糴方免
四五十四因羅常平米每日不下五六萬人爭糴方免
餓殍今來聖恩憂恤一路委自提轉及兩路鈐轄司
分擘度牒而溫叟獨出私意只分與杭州三十道內
潤州人戶比杭州十分繞及一二却分得一百道其
餘多少任情未易悉數致杭州百姓例皆咨怨將謂
聖恩偏厚潤州不及杭州不知自是溫叟公違勅旨
任情分擘湏至奏陳者 右臣先於二月四日奏為杭
州諸縣出糴官米自二月至六月終闕三萬餘石乞
特賜度牒二百道召人入中米外縣吏民日夜企望
朝廷施行雖大旱望雨執熱思濯未喻其急度奏狀

未到間已蒙朝廷施行乃是聖明洞照數千里外事
有如日覩今乃為轉運使葉溫叟自出私意多少任
情以杭州衆太甲於兩路只分與三十道吏民驚駭
莫曉其意臣竊原望意蓋謂提刑轉主賑濟鈐轄司
專管災傷盜賊故令轉運司與兩司同共相度分擘
今溫叟並不計會兩司及轉運判官直自一面任意
分擘牒送諸州更不關報鈐轄司臣忝為侍從出使
一路溫叟似此凌蔑肆行臣若不言必無人更敢論
列况杭州見今裏外一十九處開場糴米糶者如雲
雖寄居待闕官員亦行差請杭人素來驕奢本以糶

官米為耻若非飢急豈肯來糴此皆溫叟與諸監司所共目覩今來只分三十道深駭物聽切緣度牒三百道約直錢五萬餘貫所在商賈富民為之奔走凶動而溫叟一面任意分擘更不計會逐司豈得穩便兼臣訪聞去歲諸郡檢放稅賦多有不實不盡只如蘇州積水瀾望衆所共見今來放稅分數反不及潤州蓋是檢放官吏觀望漕司意指及各隨本州長吏用意厚薄未必皆是實今來溫叟專用放稅分數為斷深為未允縱使檢放得實而州郡大小戶口多寡不同亦合參酌品配從逐司公共相度分擘方得

允當今來但係溫叟所定賑濟州郡即多得度牒應係別人地分例皆靳惜不與顯見全然不公臣已牒轉運司請細詳上件朝旨計會提刑鈐轄司依公分擘去訖深慮溫叟未肯聽從縱肯聽從不過量添三二十道亦是支用不足伏望聖慈體念杭州元奏關米三萬石本乞度牒二百道方稍足用今來不敢更望上件數目只乞特賜指揮於三百道內支一百五十道與杭州况其餘州軍元無奏請關米去處將其餘一百五十道分與亦無關事伏乞早賜指揮所貴災傷之民均受聖澤不至以一夫私意專制多少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乞度牒二百道今來轉運使只與三十道潤州元不奏闕米顯是常平錢米足用今來却與一百道深駭物聽乞朝廷詳酌諸州元無奏請闕米去處若依臣所奏分與一百五十道已出望外杭州若得一百五十道猶未足用乞自聖旨分擘施行若只下本路其轉運使葉溫叟必是遂非不肯應副

東坡奏議卷第六

東坡奏議卷第七

乞開杭州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為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羊斟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為有神不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為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

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雲翳空條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為放生池

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為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

時可濶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
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芟芟穀米所獲不
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
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
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
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
藉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
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
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
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

臣以特從出膺寵寄日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宜不
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
湖上對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
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飢饉特寬
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
萬石約勅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
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
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飢民而
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
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

東坡詩卷之七
三
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既捐利與民活
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
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
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大半若來
者不嗣則前功復弃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
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太
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
狀利害較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勅轉
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
濟費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

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
三十里際山為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詠聖
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目下浙中梅雨葑根浮動易為除去及去
七月大雨時行利以殺草芟夷蘊崇使不復滋
蔓又浙中農民皆言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
伏乞聖慈早賜開允及此良時興功不勝幸甚
又貼黃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
灌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
一煩瀆天聽別具狀申三省去訖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申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父老皆云若運河淤塞遠則五年近則三年率常一開後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闌闔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柵兵級等比皆能恐喝人戶或方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土役既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籍園圃隙地創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

款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訊一淤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軾又問言潮水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以來如此則城中皆為丘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堆疊泥沙不過三五十年所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既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

既清徹無由淤塞而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
堰者為清河意亦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
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
七十餘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後湖水不足於用而
取是於江湖又况今者兩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
為葑田霖潦之際無所儲蓄流溢害田而旱乾之月
湖自減涸不能復及運河謹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
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畧曰自錢塘至監官界應
溉夾河田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減一寸可溉
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堤防如法蓄泄及

時則瀕湖千頃無凶年矣由此觀之西湖之水尚能
自運河入田以溉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
時雖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使今者蒙恩出
典此州有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
艱苦萬狀穀米薪芻亦緣此暴貴尋剗刷捍江兵士
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功至今年四月終
開浚茆山監橋二河各十餘里比昔有水八尺以上見
今公私舟舡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
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
間前功復弃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

商稅蘇堅建議曰江潮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久若
 遽用錢氏故事以堰閘却之今自城外轉過不惟事
 體稍大而湖面葑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全恃
 宜參酌古今且用中策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苑
 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開口而北出太宗門其一曰鹽
 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苑山河而北出餘杭
 門餘杭太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
 門外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鈴轄司前創置一閘
 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茅山
 河出太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

橋一河過關閘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洩搔擾之患
 而茅山河縱復淤填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
 雖不免開洩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為人患潮水自茅

山河行十餘里至梅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

行遠泥沙澄隆雖入鹽橋河亦不淤填自來潮水入

河只開填此已燃之明効也茅山河既日受潮水無

緣涸竭而鹽橋河底低茅山河底四尺梅家橋下量

而碧波亭前則鹽橋河亦無涸竭之理然猶當過慮

以備乏水今西湖水貫城以入于清湖河者大小凡

五道集賢亭前水窺一所一湧金門外水關一所一

東坡奏議卷之七

善提寺前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
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金門內小河中
置一小堰使暗門湧金門二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
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則鑿為新溝二十六丈以
東達于承天寺東之溝又南行九十丈復鑿為新溝
一百有七丈以東入于猫兒橋河口自猫兒橋河口
入新水門以入于鹽橋河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
則江潮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永無
乏絕之憂矣而湖水所過皆闌閘曲折之間頗作石
櫃貯水使民得汲用澣濯且以備火災其利甚博此

所謂參酌古今而用中策也軾尋以堅之言使通直
郎知仁和縣事黃僕相度可否及率僚吏躬親驗視
一一皆如堅言可成無疑也謹以四月二十日與功
開導事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

史李泌始作六井皆引湖水注其中歲久不治熙寧
中知州陳襄與軾同學畫修完而功不堅至今復廢
壞軾今改作瓦筒又以埽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
石培甃固護可以堅久

本州父老農民覩此利便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
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
聚飲食所資非止為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
半水石日減羨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勸軾因

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而患兵工寡少費用之
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竊聞朝廷近賜度牒一而道
每道一百七十貫為錢一萬七千貫本州既高估米
價召人入中減價出糶以濟飢民消折之餘尚有錢
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適會錢
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略曰議者欲開
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
以此為急然皆用工城裂又無以善其後蓋西湖水
淺菱葑壯猛雖盡力開捺而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
隨手葑合與不開同竊見吳人種菱每歲之春芟除

澇漑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變為菱蕩永無
菱草壅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
湖面即給與人戶量出課利作菱蕩租佃獲利既厚
歲歲加功若稍不除治微生菱葑即許人剗賃但使
人戶常憂剗奪自然盡力永無後患今有錢米一萬
貫石度所雇得十萬每功約開葑一丈亦可添得
萬丈水面不為小補若量破錢米召募飢民與
不濟事若每日破米三升
十五文足准一強得食其力以後可使雖云強壯然難
食之歲使數下人夫然後可使雖云強壯然難
也軾尋以敦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
本州依敦仁劈畫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捍江艇務

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般載葑草於四月二十八日
興功去訖今來有合行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今來所創置鈐轄司前一閘雖每遇潮上閉閘
一兩時辰而公私舟船欲出入閘者自須先期
出入必不肯端坐以待閉閘兼更有茅山一河
自可通行以此實無阻滯之患而能隔截江潮
徑自茅山河出天宗門至鹽橋一河永無堙塞
開淘搔擾之患為利不小恐來者不知本末以
滯為言輕有變改積以歲月舊患復作今來起
請新置鈐轄司前一閘遇潮上閉訖方得開龍

山浙江閘候潮平水清方得却開鈐轄司前閘
一監橋運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積中所立
石刻為人戶屋舍侵占牽路已行除拆外具載
闊狹丈尺今方二十餘年而兩岸人戶復侵占
牽路蓋屋數千間却於屋外別作牽路以致河
道日就淺窄準此據理並合拆除本州方行相
度而人戶相率經州乞遽逐人家後丈尺各作
木岸以護河堤仍據所侵占地量出賃錢官為
椿管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本州已依
狀施行去訖今來起請應占牽路人戶所出賃

錢並送通判聽候管隸備修補河岸不得別將支用如違並科違制

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惟菱葑之地方許請賃種植今來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給與人戶請佃種菱深慮歲久人戶日漸侵占舊來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州候開湖了日於今來新開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為界亦須至立條約束今來起請應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支賞錢伍貫文省以犯人家財充

一湖上種菱人戶自來鬻割葑地如田塍狀以為疆界緣此即漸葑合不可不禁今來起請應種菱人戶只得標插竹木為四至不得以鬻葑為界如違亦許人割賃

一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草蕩課利錢四百五十四貫充公使今來既開草葑盡變為菱蕩給與人戶租佃即今後課利亦必稍增若撥入公使庫未為穩便今來起請欲乞應西湖上新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量立課額今後永不得增添如人戶不切除治致少有草葑即許人

刻賃其刻賃人特與權免三年課利所有新舊菱蕩課利錢盡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司公使庫更不得支用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如敢別將支用並科違制

一錢塘縣尉解宇在西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錢塘縣尉銜位內帶管勾開湖司公事常切點檢纔有菱葑即依法施行或支開湖司錢物雇人開撩替日委後政點檢交割如有菱葑不切除治即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為遺制以上六條並刻石置知州及錢縣尉聽上常

切點檢

右謹件如前勘會西湖葑田共二十五萬餘丈合用人夫二十餘萬功上件錢米約可雇十萬功只開得一半軾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五十道通成一百道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奏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特賜詳覽前件所陳利害及起請六事逐一敷奏立為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稟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納上謹具狀申三省謹狀

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奏若臣近者伏見二聖遇災而懼憂勞
四方所以拯救飢民者可謂至矣兩浙淮南蒙賜度
牒六有道而杭揚二州各得百道吏民鼓舞歌詠聖
澤曾未數日而淮西提刑申戶部本路常平斛斛足
用不須上件度牒兩浙轉運提刑亦申本路今年豐
熟別無流民是致戶部申都省却乞拘收度牒錢斛
以備別時支用都省更不奏稟聖旨便行下本路提
刑司依戶部所施行臣勘會自來聖恩以災傷特
賜錢物賑濟即無似此中變却自都省行下追收體

例深駭物聽淮浙兩路去歲災傷之甚行路備知便
使今年秋穀大稔猶恐未補蒼夷而况春夏之交稻
秧未了未委逐路提轉如何見得今年秋熟便申豐
稔顯是小臣無意卹民事務獻論而戶部都省樂聞
其言即時施行追寢二聖已行之澤百姓聞之皆謂
朝廷不惜飢民而惜此數百紙度牒中路翻悔為惠
不終臣忝備禁從受恩至深不忍小臣惑誤執政屯
膏反汗虧汙聖德惜毫毛之費致丘山之損是以冒
昧獻言伏望聖慈察臣孤忠留中省覽更不降出只
作聖意訪聞戒飭執政令速降指揮更不得拘收一

依前降聖旨盡用賑濟所貴艱食之民始終被惠亦
免二聖已行恩命反覆追收失信天下臣不勝區區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近有狀奏乞更賜度牒五十道用開西
湖葑田仍以一面指揮本州撥前未度牒變轉
賑濟外所餘錢米召募艱食之民興功開濶今
未纔及一月漸以見功吏民踊躍從事農工父
老無不感悅忽蒙都省拘收錢米自指揮到日
更不敢支動吏民失望前功併棄深可痛惜伏
乞出自聖意指揮三省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

自以受恩深重每有所見不敢不盡今者上忤
執政下忤戶部監司伏望聖慈愍臣孤忠不避
仇怨特乞番中不出以全臣子

應詔論四事狀

元祐五年六月初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臣近者伏覩邸報以諸路旱災內出手
詔兩道其畧曰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尚多上下
厄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
人又曰意者政令寬弛吏或為害而莫知賦役失當
民病於事而莫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材有抑而未

東坡奏議卷之七十四
用臣伏讀至此感憤涕泣而言曰嗚呼陛下即位改元于今五年三出此言矣雖禹湯之聖不惜罪已而臣子之心誠不忍聞思有以少補聖政助成應天之實使堯舜之仁名言皆行心迹相應庶幾天人感通災沴不作免使君父數出此言不勝拳拳孤忠而智慮短淺又以出守外服不能盡知朝政得失獨以目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日夜奉行殘傷其飢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爲國歛然而了無絲毫上助國用者四事昧死獻言謹具條件如左

一伏見元祐四年八月十九日勸高文應見欠市

易人戶籍納拘収產業自來所収課利及估賣到諸般物色錢已及官本別無失陷除已有大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収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聖恩深厚獨知民隱誠三王推本人情之政也尋契勘杭州共有一百一十一戶合該上項勸條方且次第施行次忽准尚書戶部符據蘇州申明如何謂之折納如何謂之籍納本部已依條估覆供認伏定入官折還欠錢謂之折納已經估覆三估不伏定卽以所估高價籍定者謂之籍納

東坡志林卷之十一
惟籍納產業方許給還用此契勘遂無一戶可
以應得指揮至有已給再追者於是百姓謹然
出訴于庭以謂某等自失業已來父母妻子雖
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伏幸仁聖在上昭恤如
此命下之初如家更生今者有司公文生意又
復壅隔雖有惠澤蓋與無同臣卽看詳元初立
法本為興置市易已來凡異時民間生財自養
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旣無他業不見與官
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物產召保立限增價出
息賒貸轉變以苟趨目前之急及至限滿不能

填償又理一重息罰歲月益久逋欠愈多科決
監錮以逮妻孥市易官吏方且計較功償巧為
文詞致許人戶願以屋業及田土折納還官各
以差官檢估取伏定文狀了日理作季限放免
息罰召人添價收買方人戶在係繫之時州縣
督責嚴急如有產業田土豈復自能為主檢估
伏認勢須在官雖名情願實只空文唯是頑校
之人或能抵拒以至三估未肯供狀及其既納
皆是折還欠錢並籍在官有何不同聖恩寬大
特為立法以救前日之弊所稱籍納只是臨時

立文出於偶爾而有司執閱妄意分別若果如
申明卽是善良畏事之人不蒙憂恤元初恃頑
狡獪與官為競之民却被惠澤事理如此豈不
倒置不惟元條無此明文實恐非朝廷緩養窮
困之意及檢會元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勅人
戶欠市易官錢將樓店屋產折納在官並將所
收房課充折別無少欠亦許給還亦不曾分別
折納籍納以此相明顯無可疑自是蘇州官吏
巧薄以刻為忠曲有申明而戶部吝於出納以
害仁政伏乞特加詳察不以折納籍納並依元

條施行所貴失業之人均被聖恩

一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八日勅尚書戶部狀據提
點兩浙刑獄公事喬執中奏熙寧四年後來至
元豐三年以前新法積欠鹽錢及有均攤等人
陪填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比類市
易等錢只今送納產監場監管本價錢其餘並
乞除放等事本部勘當欲並依喬執中所奏前
項事理施行仍連狀奉聖旨依及準提刑司備
坐元奏積欠監錢前後官司催納僅及六年催
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下等貧困之人無

可送納已累經赦恩及逐節事理遂具狀申奏
今准省符前項指揮請詳朝旨施行本州契勘
上件年分計有四百四十五戶自承朝旨已來
迄今首尾五年纔放得二十三戶臣竊怪之以
謂東南鹽法久為民患原其造端蓋自兩浙流
衍散漫遂及江南福建流弊之末人不堪命故
詔令之下如救水火今者五年之久民之疾苦
依然尚在朝廷德澤十不行一何也推考其故
蓋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
而州縣吏人因緣為姦以市賄賂故久而不決

竊詳元奏之意本謂積欠歲久前後官司催納
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貧困之人既以累
經赦恩比類市易只乞與納官本價錢本部勘
當以此並乞依奏仍連狀奉聖旨施行即是執
中所奏欠戶自是貧困之人皆當釋放矣省部
行下務從文省止是節畧元奏為其已涉六年
見今貧乏無可送納非為更行勘會須得委是
貧乏方可施行至元祐二年本州再以前積欠鹽戶奏乞
年已後至八年登極大赦以前積欠鹽戶奏乞
除放省部看詳方始立文如委是貧乏即依元

東坡詩話卷之七
祐元年九月十八日已降朝旨施行以顯執中
當時所奏並謂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合行一例
除放及節次本州與轉運司各曾申明省符與
元奏詞語不同省部亦已開折緣元係連狀並
依前項所奏施行事理甚明而主事堅執至今
疑惑至使州縣吏人戶行遣一一較量計構官
司買囑隣里向復多方指擿以肆規求待其充
欲然後保明遂致其間一百四十人戶已放而
復行勘會一百六十五戶申省見勘會而未圓
二十五戶已圓而申稟監司及有一戶二戶旋

申省部如此反復多方留難即五年之久未足
為恠也伏惟仁聖在上憂民疾苦寤寐不忘惠
澤之下宜如置郵傳命今乃中道廢格以開姦
吏乞取之路反使朝廷之恩獨與奪於州縣庸
人之手省部既不鈞察官吏亦恬不為慮其非
所以仰稱仁聖焦勞愛民之意也伏乞昭示德
音申飭有司更不勘會是與不是貧乏無俾姦
吏執文害意以壅隔朝廷大惠不然或斷以第
三等以下並依上件朝旨施行則法令簡易一
言自足矣蓋等第素定貧富較然朝行夕至姦

吏無措意也所有元豐四年以後及至八年大赦以前所欠鹽戶亦乞依此施行貼黃契勘熙平四年以後止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人戶積欠共計五萬三百餘貫若謂非貧乏有可送納卽自元祐元年至今並不曾納到分文顯見有司空留帳籍虛數以害朝廷實惠

一伏見熙寧中天下以新法從事凡利源所在皆歸之常平使者而轉運司歲入之計惟田賦與酒稅而已方是時民財窘亟酒稅例皆減耗諸路既已經費不足上下督責益急故酒務官吏

至有與庸保雜作州縣受官視事去處亦或為小民誼諱群飲之肆又不能售往往苟逃罪戾巧為文致誘導無知之民以陷欠負破蕩之禍如許人供通自己或借他人產業當酒是也臣近契勘杭州自承上件指揮以來以產當酒者計一千四百三十三戶計錢一十四萬二千九百餘貫前後官司催督監錮繼以鞭笞拘當在官遣之離業又自收其粗利中間以至係繫狂獄公與私皆擾人與產俱亡十餘年間除已催到一十二萬九千四百餘貫計千二十九戶外

尚有餘欠一萬三千四百有餘貫計四百四戶歲
月既久終不能填償豈非並是困窮無有之人
乎尋檢會元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勅酒務留
當產業依監錢例拘收以其監與酒事同體一
故也今者監錢欠戶已准元祐元年九月十六
日及二年九月十八日朝旨許納場監地頭官
本價錢餘並除放獨酒欠至今未蒙如此施行
豈容事同體一拘收則同而除放則異此無他
蓋有司不能推廣朝廷德意故也臣愚欲乞將
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酒欠人戶並依所欠

監錢已得朝旨并今來前項申明更不勘會貧
乏或斷自第三等以下事理施行不惟海隅細
民並蒙休澤寔亦無偏無黨皇極之道也

一伏見元豐四年杭州合發和買絹二十三萬一
千疋准朝旨撥轉運司錢於餘杭等縣委官置
場一十一處收買尋以數內揀下不堪上供五
萬七千八百九十疋計錢五萬五千餘貫却勒
逐場變轉是時錢重物輕一日併出既聲言行
濫不受於官又須元價以異償足捐之市中莫
有顧者於是官吏惶駭莫知所為不免一切賒

貸及假借官勢抑配在民徃徃其間浮浪小人
與無賴子弟詭冒姓名朋欺上下元買官吏苟
得虛數還之有司以緩目前之禍其後督責嚴
急必於取償奏立近期專委強吏十餘年間如
捕寇盜除催到四萬六千餘貫外餘欠八千二
百餘貫共二百八十二戶並是貧民下戶無所
從出與詭冒逃移不知頭主及下繫均納之人
連延至今終不能足惟有簿書以資奸吏追擾
遺害未已今者伏准元祐五年四月初九日勅
諸處見欠蠶蠶鹽和預買青苗錢物元是冒名無

可催理或全家逃移隣里抱認或元無頭主均
及下繫人以此積年未能了絕雖係元請官本
况內有已該元豐八年登極大赦者依聖旨並
特除放歡聲播傳和氣充塞臣於此時仰知聖
德廣大正使堯湯水旱亦不足慮也然政有體
事有數體雖備而數不能悉言雖不及而意在
是者蓋非俗吏所能知也臣輒不避僭妄竊詳
和買之法以錢與民而收絹猶是補助耕歛之
意公私兩有之利也元豐官吏以絹與民而收
錢又皆行濫弃捐之餘取償倍稱不實之直賒

貸抑配以苟免一時失陷之責即是利專自為
害專在民也事理人情輕重可見聖恩矜恤宜
在所先臣愚以謂元豐四年退賣物帛既同是
和買之名又有非法病民之實自合依今年四
月九日朝旨施行外伏望朝廷深念前項弊害
止是出於一時官吏私意非如蠶監血和預買青
苗天下公共之法更賜加察告示矜寬不以有
無頭主是與不是冒名及隣里抱認與均及干
繫人並特與除放是亦稱物平施天之道也

若所有四事伏望聖慈特察臣孤忠志在愛君別無

情弊更賜清問左右大臣如無異論便乞出勅施行
若後稍有一事一件不如所言臣其伏罔上誤朝之
罪若復行下有司反復勘當必是巧為駁難無由施
行臣緣此得罪萬死無悔但恨仁聖之心本不如此
如降甘雨為物所隔終不到地可為痛惜而况前件
四事錢物數目雖多皆是空文必難催索徒使胥吏
小人緣而為姦威福平民故臣敢謂放之則損虛名
而收實惠不放則存虛數而受實禍利害較然伏望
聖明特出宸斷天下幸甚臣愚忝少慮言語麓踈干
犯天威伏俟斧鑕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伏見四方百姓皆知二聖恤民之心無異父母但臣子不能推行致澤不下流日近以蘇州官吏妄有申明折納籍納一事戶部從而立法致已給還產業却行追收人戶詣臣哀訴皆云黃紙放了白紙却有泣下者臣竊深悲之自二聖剛位已來恩貸指揮多被有司巧為艱闕故四方皆有黃紙放而白紙收之語雖民知其實止怨有司然陛下亦未嘗峻發德音戒勅大臣令盡理推行則亦非獨有司之過也况臣所論四事錢物雖多皆是虛數必難催理除

是復用小人如吳居厚盧秉之類假以事權其威虐則五七年間或能索及三五分若官吏只循常法何緣索得三五年後人戶竭產伍保散亡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謂之聖恩矣伏見坤成節在近天下臣子皆以放生為忠度僧為福臣愚無知不識大體輒敢以此四事為獻伏望留神省覽指揮執政便與施行導迎天休以益聖筭其賢於放生度僧亦遠矣若陛下不少留神執政只作常程文字行下一落胥吏庸人之手則茫然如墮海中民復何望

矣臣言狂意切必遭衆怒伏乞聖慈只行出前
件奏狀留此貼黃一紙更不降出以全孤危庶
使愚臣今後每有所聞得盡論列以報二聖知
遇之恩萬分之一也臣不勝大願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此古今不
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
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
當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

然已飢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
利官為一困而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
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
事奏聞但務立賞閉糶富民皆爭減谷小民無所得
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
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
終不能救飢饉既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
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
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
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其

東坡奏議卷之七
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
它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
傷不減熙寧然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
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斗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
二月中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
為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
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既住糶米價自
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収五
谷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
無一人餓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

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恭惟二聖天
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
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
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
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
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
而况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已來
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
歲杭州米價每斛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日漸
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

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斛及百錢足
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災傷之勢
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
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
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息以
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
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
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
爲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爲害又多風駕起潮浪
堤堰圩埭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

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璠自常潤還所言略
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聞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
底父子聚哭以舡楸撈攏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糲且
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況止不止又未
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
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糶過十五萬石
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
糶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予兌
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糶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
錢非救飢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

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
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玉橫尸道上
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糶過常平米見在
絕數少熙寧之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
之衰病而一路生齒不啻責在臣受息既深不敢別乞
開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飢之術別無良策惟有秋
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糶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糶今來
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斗
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糶米必大貴飢饉愈速
和糶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無米官吏

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
生意外之患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
聞奏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
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手
斛斛出糶救飢如合準備那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
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
置令米價不至大貶翔湧叔糶得足如逐司以謂不
須準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
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糶月日無
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

賜指揮臣夔犯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貼黃臣聞之道路聞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
云郡武軍有強賊人數不少恐是廖恩餘黨轉
運司見令衢州官吏就近體訪雖未知虛實然
恐萬一有之不可不預慮也

又貼黃臣謹按唐史憲宗謂宰臣曰卿等累言
吳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按察回言不
至為災此事信否李絳對曰臣見淮南浙江東
西道狀皆云水旱且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

臣苟非事實豈敢上陳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
卑選擇非其人奏報之間或容希媚况推誠之
道君人大本苟一方不稔當即日救濟其飢貧
况可疑之耶帝曰向者不思而為此間朕言過
矣絳等稽首再拜帝曰今後諸道被荒之處速
宜蠲貸之又按本朝會要太宗嘗語宰臣曰國
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昨者江
南數州微有災旱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
貸果聞不至流亡兼無飢殍亦無盜賊之患苟
無積粟何以拯救飢民臣近者每觀邸報諸路

東坡奏議卷之七
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勻調苗稼豐
茂及至災傷須待餓殍流亡然後奏知此有司
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豐熟不須先知人人爭
奏災傷正合預備相顧不言若非朝廷廣加採
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

奏浙西災傷第二狀

元祐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為浙西數郡淫雨風濤為
害恐災傷之勢甚於去年而常平斛斛例皆出糶是
在數少恐來年民間闕食無可賑濟乞備錄臣奏下

戶部及本路提轉鈐轄司相度合如何擘畫收糶準
備出糶未蒙施行今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
日皆連晝夜大風雨二十四日雨稍止至夜復大雨
竊料蘇湖等州風濤所損必加於前若不早作擘畫
廣行收糶常平斛斛準備則來歲必有流殍之憂伏
惟聖慈早賜愍救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臣別無材術
惟知屢奏喧瀆聖聽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